

隱遁東瀛的台灣原住民石雕板考據

高業榮*



* 高業榮 臺南長榮大學視覺藝術學系，禮聘教授。



216



迄今20多年來，萬山岩雕的相關研究文本已經不少，年輕學者龔詩文（2006）、曾逸仁（2006）、王守誠（2005）、邵慶旺（2005）、許勝發（2005）、伍麗華（2005）等人的貢獻，使人有吾道不孤的鼓舞欣慰；其中王守誠（2005：110）針對ESR（Electron spin resonance、電子自旋共振）在岩雕定年上的意義以及塊狀石英脈或水晶刻鑿岩雕可能性，提出令人振奮的看法；許勝發（2005：53）則從田野出發，探討岩雕周邊族群的移動，觸及區域文化人類學核心，都使人耳目一新、發人深省。



圖二：萬山村施金石的工寮



圖三：由出雲山眺望足母山遠方是大津下方陰影處是TKM2岩雕

在萬山岩雕製作年代的討論上，除龔詩文外，應以洪國勝（1984.12）、洪田浚（1996.5）、張素玢（2005）和楊宜靜（2006）為代表。這些文本大抵以洪國勝最早提出的漢人移民六龜，為舊萬山部落魯凱人帶來鐵器、並以孤巴察峨圖像有漢人的雲鈎文為基礎，說明岩雕之年代不過147歲。（洪國勝，1996：23）楊宜靜則加強洪國勝的推測，她以「日本天理參考館」刊物中一幅石雕板人像與孤巴察峨人像「十分吻合」為由，說明這塊石雕板既是萬山部落Lavinarae（藍健安之祖）家在馬里桑社（Barisan）時期所有，而藍家移入舊萬山部落不過六、七代，依此推測岩雕是在1761-1857年前後製作的。但她可能忽略了這塊石雕板產生的背景，加之岩雕年代又是學界長久以來爭議的焦點，實有重作檢視和釐清的必要；此外，筆者特別願就收藏在日本天理



參考館石雕板人像的研究心得，發表個人的意見，冀望對岩雕文化的研究有所裨助。

一、岩雕研究的基礎和年代學

本來岩雕（Petroglyphs）研究最棘手的便是斷代問題，迄今還沒有合乎科學的方法可資利用，這是拙文始終強調的一點。

（一）岩雕文化研究的基礎

如果回溯台灣的文化史，漢民族之大量移入台灣才不過是四、五百年前的事，即便是更早的荷蘭人，對岩雕地域文化的影響也極有限。目前我們從孤巴察峨大規模圖像的要素觀察，幾可確知和台灣南島語族——特別是魯凱、排灣族的蛇生說文化集團有密切關係，這便是我們研究岩雕的基礎，迄今似乎還沒有學者提出質疑。不過，岩雕的製作者卻早已不存，岩雕和現今萬山舊社魯凱人之間也看不出有直接的類緣關係；因為萬山人相對於岩雕亦僅有一個傳說故事：便是描述嫁入萬山社布農族少婦於失婚後，在回歸她的原部落途中所創作的遺跡。除此之外，岩雕文化亦不存在於萬山舊社的歲時祭儀中，因此兩者之間明顯存在著不能連結的空白與缺環。

關於製作岩雕的工具，一向被視為年代問題的重點，不幸由於認知上的不同，導致立論上的差異。筆者在1984年和1991年的兩篇文本就曾指出：「只要具備較硬的石具和鐵器，便可進行琢製。」「琢製法（Pecking）被認為與岩雕製作有密切的關係，而使用的工具可能兼有金屬器和石具。」（1984：98；1991：115）為了證明魯凱、排灣族很早便有這種攻石技術，在文本中列舉魯凱、排灣族古遺址的石錘、石像、石壁圖像製法的實例；引用日人鹿野忠雄對麒麟文化的看法，以及排灣群諸族原就保有菲律賓鐵器文化層的倒鈎槍頭、和保有屬於越南清



化州原東山文化的青銅柄匕首古器物等。這些古器物均顯示：該族群自古就有金屬器的存在。

既然岩雕與排灣、魯凱族的蛇生說文化集團有關，那麼檢視該族群在台灣活動的時空範圍，便是一個簡便方法。而該族群保有的蛇紋陶器、琉璃珠也成為間接推測兩族出現的依據；因為屏東北葉遺址陶片堆積在兩米以上，一個碳14年代為：3670±190B.C.（朱正宜1990：112-3）；而琉璃珠分佈於東南亞，據陳奇祿院士的研究是在西元元年或漢代（陳奇祿，1966:1-6），因而該族群在台灣起源約當公元元年或稍晚。關於岩雕製作下限，筆者也曾指出：「Ladulua-U和Lavinara-U（藍家）兩家雖有系譜記載，但據云前者是來自台東鹿野溪的舊社，後者是來自馬里桑舊社的魯凱族，移入的年代大概是1880年前後的事。據系譜看，岩雕的創作至少也在百年以前。」（高業榮，1996：38）二千年和百年以前這樣模糊的年代推測，實際上並沒有推測什麼，無非在說明岩雕是魯凱、排灣族在未受外來文化影響前，於內本鹿(Laiponoho)地區活動期間的產物。在攻石用具上，筆者自始就未排除金、石並用的可能；因為基本資料有限，應考量更寬廣的視野，所以採取籠統的年代推測方式，就是要預留空間給考古學界去處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之謂也。

（二）岩雕年代的不同意見

就在考古學界還未找到適當時機進行研究時，倒是有幾位熱心人士和學者提出了意見。1984年12月和1996年5月洪國勝先後發表〈孤巴察峨：岩石雕刻勘察記〉，說明岩雕上竟有漢人的雲鈎文圖案出現，並說：「雲鈎文是漢文化的產物，在本省原住民原始圖案中並未出現過，而卻在此岩雕上出現，可見岩雕創作時期舊萬山部落已深受漢文化影響，由其與漢人交往年代，當約略可測知此岩雕的創作年代。」（洪國勝，1996：23）接著他舉出以下未經註明出處的歷史：「道光10年（1830年），六龜里頭目因案向台灣府城（今台南）張姓富豪借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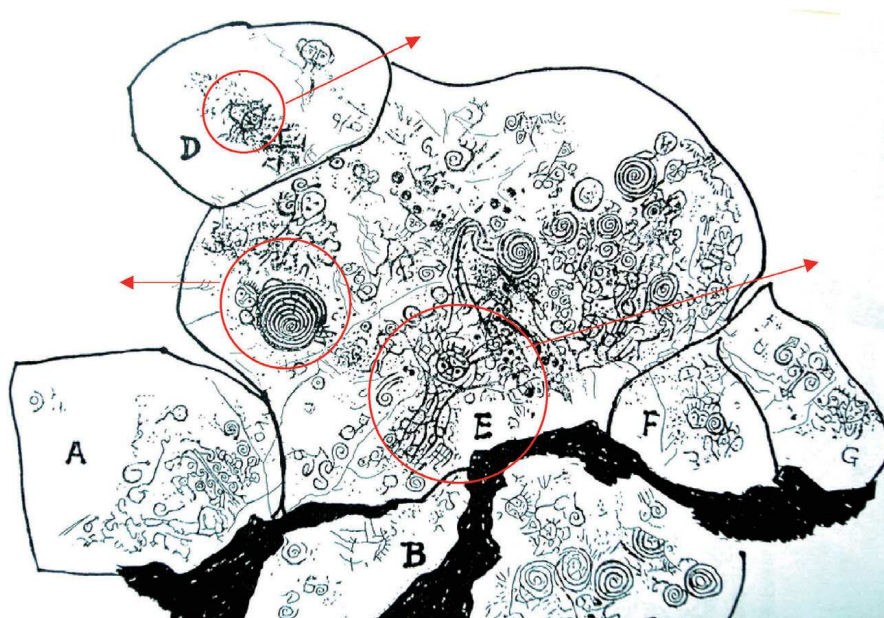


二百兩，因無力償還，7年後，遂以六龜里一帶荒埔拱讓張姓富豪，導致大量漢人進入墾殖。漢文化在六龜里生根、茁壯以及舊萬山部落與六龜交易而受漢文化的影響，應在這年代之後，也就是距今（1984）147年前。因而，孤巴察峨岩雕之創作年齡最高估計仍是一百四十七歲。」（洪國勝，1996：23）

至於岩雕和萬山部落間的關係，他認為岩雕創作者應是舊萬山部落的老前輩。



圖四：萬山岩雕孤巴察峨（TKM1）的大規模圖像(採自：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成果報告書)



圖五：萬山岩雕TKM1孤巴察峨手繪全圖，下方兩紅圈是最醒目的圖像。（筆者手繪）

所謂“雲鈎文”是一種非常抽象、符號化的S形曲線，在岩雕上且不佔主體的地位，到底S形曲線是不是雲鈎文？實在還有討論的空間。因為S形很容易和雲紋、雲鈎文混淆，筆者最初也有同樣的解讀。猶記得1984年2月3日－6日，筆者、孫淑琴、洪國勝、楊招玲同在岩雕現場，當時筆者對S形曲線就不自覺地從自我文化觀點認為是“雲紋”。而後也用於拙文中（1991：120）；不過後來已加以修正（2005：42）而以中性名詞“S線”稱之。另六龜里移民的一段，因筆者早已認知到台灣原住民史前就有了金屬器，故而未予重視。12年之後，洪田浚依據上述歷史予以補充，認為萬山岩雕製作的工具是：「以鐵器的可能性較大，台灣並不產鐵，鐵器進入舊萬山的年代也不可能太早，應是漢文化進入以後的事。因此，雕刻工具是近代產物。」又：「萬山岩雕的圖案，大體看來，尚未開始風化，因此雕刻的時間，不致在千年以上，而只有一、二百年的時光。」（洪田浚，1996：43）



我們不同意惟有鐵器才能刻製岩雕圖像的說法；也懷疑「尚未開始風化」目視結果的正確性；同時我們也認為他忽略了砂岩在涼爽又有樹蔭遮掩的環境下，反而不易風化的事實。在沉寂8年後，張素玢除認為：「魯凱族並沒有煉鐵技術，應是漢人或外部傳入鐵器。」(2005:547-8)又再度援引洪國勝的六龜移民說；對岩雕年代和洪田浚一樣都認為：「孤巴察峨的圖案大致還清晰，因此雕刻的時間應該在百年之內甚至更短。」(張素玢，2005：547)至於對孤巴察峨的圖案意涵她也有新解，那就是孤巴察峨圖文：「依常理推之，只有中午陽光才能直射的深山密林中，突然出現一顆巨大岩石，在沒有文字書寫的時代，往往吸引行經此處的原住民隨意塗鴉。」、「…依個人隨性發揮」、「…一時興起的刻畫。」(張素玢，2005：551-2)



圖六：TKM 1岩雕全景(採自：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成果報告書)



圖七：1986天理參考館展出藏品的大圓渦紋右側尖頭人像的取材來源。（照片採自：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成果報告書）

張素玢具有「歷史學訓練背景」，目前也是大學歷史系所副教授，她對六龜移民一節有無進行查證，筆者不得而知。不過，若問近78平方公尺的孤巴察峨圖像是不是隨意塗鴉？只要問問國科會學術評審委員或問內政部史蹟維護科的同仁就可知道了。因萬山岩雕是經過內政部邀集史蹟評鑑委員親臨現場勘察、並經過謹慎審查程序才通過為第三級古蹟的；而拙著(1991)也曾獲得國科會的優等研究獎，這些都是事實。如果真的像張素玢所說是原住民隨意塗鴉----，大可向上述機構反應，相信絕逃不過評審委員的法眼的。令人納悶的是她不此之圖，卻遠到武漢去發表萬餘言的塗鴉之論，著實令人難以理解。然而我們認為、學術研究未必囿於一格、定於一尊，像這樣獨特的論斷，想必也有她自己的歷史想像和依據；筆者很期待她能進一步，就這個問題再深入剖析、公諸學界。



隱遁東瀛的台灣原住民石雕板考據



圖八：萬山岩雕TKM 1最醒目的兩個圖像(徐明福2005)

楊宜靜數年來一直努力尋求岩雕年代突破的可能性，這是大家都知道、且期待的事。2006年7月她發表一篇碩士論文〈魯凱族萬山部落靈石傳說之研究〉，文中大致認同洪國勝的六龜移民說，且認為隨著平埔族、漢人移入六龜、荖濃才使得萬山部落魯凱人有了鐵器的論點。不過被她視為年代解決的關鍵，就是找到一件刊載於天理參考館的石雕板圖片和解說，因石雕板人像和孤巴察峨全身人像「十分吻合」，再加上解說文字中有一段推測性文字是：「總之，這個石雕板是Mantauran社的頭目 Avinala-U家在Barisan地區數世代以前居住過的家屋內所祭祀的物品的可能性很高。」（參考館道友社1993：215）（筆者按：Mantauran為萬山舊社，Barisan即馬里桑社，Avinala-U就是萬山社藍健安之祖。）



臺灣文獻

第五十八卷第二期



圖九：萬山岩雕TKM 1全身人像照片(徐明福 2005) 圖十：萬山岩雕TKM 1全身人像拓圖(徐明福2005)

像這樣不確定、推測性文字，在引用時照理應予考據清楚，小心求證才是，但不知為何在楊宜靜文字中，由：「這件祖靈像凹刻板，乃日據時期日人在馬里桑社廢棄靈屋內蒐集到的，該物件被日人推測為移居萬斗籠社（按：萬山舊社）的Lavinarae（藍健安家）家族所有。」變成這件石雕板是「許多過去研究萬山岩雕學者漏掉的訊息，且是得以解決岩雕年代問題的關鍵。」（楊宜靜，2006：217）

基於岩雕和石雕板人像明顯的相似性，最後她歸納成：「本研究認為Kopaca' e（按：即孤巴察峨）的歷史年代，或可保守估計在



1761-1857年前後製作。簡言之，隨著平埔族、漢人所傳入的鐵器為雕刻工具，且 Lavinarae（藍）家移居萬斗籠社前，便製作了岩面上神秘的各式創作題材。」（楊宜靜，2006：222）（參見圖八～十一）

像這樣未經考證的石雕板、由推測性語句轉變為日人在馬里桑社收集到的物件（也是學者漏掉的訊息）、從而又認為漢人傳給藍家鐵器、在未移居前就製作了岩雕（即岩面神秘創作題材）。行文雖幾經轉折但最後還是落實在平埔族、漢人的鐵器上，並估計出岩雕的製作年代。由此可見，岩雕年代的推測還是在六龜移民一事上打轉，如此學術研究囿於一格，缺乏胡適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歷史視角，實在很無趣。為何對台灣原住民很早就已有金屬器、而塊狀石英脈及水晶也可琢磨圖像一節避而不談，著實令人疑惑不解，這不是選擇性找答案是什麼？另值得一提的，除上述石雕板人像外，天理參考館早在

1986年也刊出另一件以大圓渦紋配以人面紋的石雕板，這件石板圖像儼然也與孤巴察峨另一醒目的圖像相似（天理參考館，1986：圖版第48號），而這兩本刊物也都註明兩件石雕都是萬山舊社的產物，而不是在馬里桑社蒐集到的。（參見圖十二～十六）



圖十一：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品「1993台灣原住民の生活用具」P.89，圖90的石雕板



圖十二：大圓渦紋與人面紋拓圖(徐明福2005)



圖十三：大圓渦紋與人面紋拓圖(徐明福2005)



圖十四：尖頭人像照片(徐明福2005)



圖十五：尖頭人像拓圖(徐明福2005)



圖十六：1986東京天理教館展品（依台灣島南部土著民排灣・魯凱族的傳統文物第48號石雕板）高122.7cm*51.8cm



有天理參考館刊物做基礎，一般說便有了說服力了。不過筆者不解的是，依田野調查經驗和文獻記述，魯凱族領地內自始就不曾有過石雕板人像的存在，況且在萬山舊社未遷居前的資料中，包括楊宜靜在內也都沒有記述到有雕刻品的例子。不僅此，大家和楊宜靜一樣也都認知到、遷自馬里桑社的藍健安本人也否認和萬山岩雕有任何關係（楊宜靜，2006：223），像這樣奇特、又處於問題關鍵所在的石雕板孤證以及藍家不同的歷史陳述，還真有深入了解的必要。



圖十七：萬山岩雕TKM4-1的部份圖像（作者攝）



臺灣文獻

第五十八卷第二期



圖十八：萬山岩雕TKM4-1圖像側觀（作者攝）



圖十九：萬山岩雕TKM4-1頂端的部份圖像（作者攝）



圖廿：萬山岩雕TKM4-1側面的部份圖像（作者攝）

二、天理參考館石雕板的真相及其來源

日本天理參考館保有著名的台灣原住民文物，是眾所週知的事。所謂百聞不如一見，筆者當即決定飛往日本天理市一窺究竟。

年初經過樹德科技大學王賢德教授和棚田義行先生大力協助，終



圖廿一：左一奧古道弘,左二佐佐木昭士與筆者父子



於敲定了天理參考館的行程。在前後折衷過程中，筆者表明要詳細研究上述萬山舊社二件石雕板藏品，且希望就石雕板相關問題和館方人員進行對話。不久筆者得到的消息是，天理參考館決定在今年(2007)的2月12日(星期一)休假日，特例由副館長山田常則先生親自接待，並飭令館內相關人員全程陪同直到筆者離開為止；另外，館方行事的方針是：要在坦誠和尊重的前提下，妥善處理這次的學術參訪活動。受到如此尊重與禮遇，筆者內心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見的。

2月12日是個晴朗的好天氣，筆者父子依約抵達了天理市，遠遠望去車站出口處果然有二位男士舉牌等待著。我們隨即驅車參觀諾大的天理教建築群，諸如：教祖殿、祖靈殿、神殿和迴廊；從神苑眺望四周，一棟棟全是由檜木構築的建築群，以甘露台為中心，分東西、南北依次而建，這就是所謂的「親里館」，牠是根據教祖「四面八町全屬宅院」的教導、自1955年陸續建構起來的。目前已完成了二十八棟建築，天理參考館也是新近完成的重要建築，館藏世界各地文物約有三十萬件，定期展出的只有三千件。



圖廿二：天理教本部神殿（作者攝）



中午略事休息，下午一點半準時抵達參考館時，副館長山田先生已在門前；筆者趨前表達他們全員犧牲假日，只為方便遠道訪客的謝意；穿過廳堂，研究人員和行政人員也已佇立一旁。我們發現除了筆者父子、真的沒有其他的參觀者。隨後進



圖廿三：與會人員攝于大廳參考館（左一）佐佐木昭士，（左二）高之行，（左三）杉野友香，（中）高業榮，（右一）山田常則，（右二）奧古弘道，（右三）井手勇

入台灣原住民文物陳列室，一件件熟悉的原住民文物即映入眼簾；這件是排灣族古樓社的石雕祖先像、另一件是泰武村華加納家的八聯琉璃珠項鍊；啊！原先以為收藏在政大的霧台村盧媽達(Dumalalat)的家屋立柱雕刻、現在卻發現是被收藏在這兒；這又是排灣族筏灣村古陶壺等等。

古陶壺若有靈，祂應知曉來者不是別人，而是親炙祂的族人已近四十年的“Baliul”（魯凱語：同鄉）。

匆匆瀏覽一些文物後很快就進入了主題，就是近距離研究所謂舊萬山部落兩件石雕板，一



圖廿四：參考館台灣原住民文物陳列一景



行人從材質、雕刻技法，鑿痕到石雕板的正反面的色澤和敲擊石材所留下的新鮮面、均一一檢視。接著筆者展開隨身帶去的萬山岩雕孤巴察峨全身人像的拓本，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兩者重要部位逐一比對，大家發現兩個人像真的「十分吻合」，連頸部歪斜和腿部的彎曲度都相符，每個人都很好奇。

隨後大家懷著一顆疑惑的心進入會議室，在座的除山田副館長外，還有佐佐木昭士、杉野友香、奧谷道弘、井手勇（華語翻譯）和筆者父子。在一陣寒暄之後，先由筆者放映帶去的萬山岩雕孤巴察峨光碟；他們說，在日本從來不知道台灣發現了這麼重要的文物，而參考館的二件“萬山部落”石雕板圖像居然和“萬山岩雕”孤巴察峨二個最醒目的圖像是那麼一致，都嘖嘖稱奇，話題不斷，一直交談到下午四時許才結束，現將談話內容和重要的認知簡述如下：



圖廿五：筆者和杉野友香攝于萬山部落兩件石雕板前



（一）石雕板全身人像和萬山岩雕孤巴察峨的全身人像不僅大小一致，即連頭部叉狀物、面部五官、頸部和腿部細節亦類同；不同的可能因石板狹窄就沒刻出人像高舉的雙臂。而在大圓渦紋圖像表現上也十分一致，只是石雕板圓渦紋刻痕比較草率、而右側圖案是用孤巴察峨左上方的尖頭(蛙形)人像替代。（見圖七）

（二）石雕板材質並非是在魯凱族、排灣族田野間所習見的紫灰色板岩（Slat stone），而是類如淺灰色頁岩（Shale）；石板正面色澤很深不過背面却是淺灰色；且背後石材面凹凸不平、呈塊狀崩解而非呈板狀的劈理裂解狀，這是非「板岩」的明證。至於正反面色澤不同，應是用色料加工的結果。

（三）製作萬山岩雕圖案用的是敲鑿法（pecking），但石雕板圖案線條是先深鑿再用金屬刃部刮削刮平，所以所見線條有碑文刻字的遺風，



圖廿六：台灣萬山舊社圓渦紋石雕板側邊細部圖(石板崩解情況)



圖廿七：台灣萬山舊社石雕板人像側邊楔形遺痕和白點的敲擊新鮮面



兩者間差別極大。再從石板左側邊由上到下分佈著25-27個楔形遺痕看，應是在採集石材當時鑽釘工具所留下的痕跡，這也不是原住民採石的傳統工法。其他如石板四邊的嶙角仍在，都是石雕板未被長期使用的徵兆。

（四）在石雕板入藏經過上，館方表示：兩件石雕板是在完成不久的公元1971年先後入藏的，當時是由台中市鄭月眉女士引入，並由館方中野輝雄（任期：1947-1987）經手入藏。筆者問：鄭月眉係何人？館方說是“耀焜仙”的夫人。筆者內心不禁為之一震…。

至於1993年刊物《台灣原住民の生活用具》P.215之圖版解說文字乃由中野繼任者紙村 徹（任期：1987-1997）執筆。解說文共分五段：第一段是依據鄭女士的口述；因 紙村徹 並沒有在台灣做過田野調查、所以其他四段都是依據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的調查文獻做推測性的描述，因此才会有「可能性很高」的字眼。

（五）在日本，參考館和博物館的定位本就不同。天理參考館是「為協助有志於海外傳教者理解異國文化及生活方式，蒐集各國文物品而設；館內設施不亞於一般的博物館。」

由館方說明的肯定語氣看，可了解事前必定已經做了功課，不過館方為求慎重起見，會後還把談話內容與紙村作確認，再把確認文字傳真過來，時間是在二月廿八日的中午。會談中另一插曲是、有人私下提出：「既然石雕板全身人像和萬山岩雕孤巴察峨人像那麼吻合，是否意味著石雕板人像是模擬之作？」筆者的回答是：「身為客人，應知禮數。因為孤巴察峨人像還在原處、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楚，為慎重起見還是寄望雙方學界對石雕板進行科學鑑定才算是正途。」

其實，與會者應已心知肚明。如果說馬里桑舊社的Lavinarae家族為生活需要依傳統製作這兩件石雕板，也沒有必要做的那麼「十分吻合」；他們不僅沒有這種需求，當時也缺乏模擬的技術。除非用萬山岩雕拓片粘在石板上雕刻外，幾乎別無他法。試想在「百多年前」的時空



背景下，原住民何來拓印材料和技法？很可能又是外人在特定的目的下取得了拓本，再就地取材指導工人模擬製造，而且類似的頁岩並不見於魯凱族的傳統石雕板建築中。

至此，處於問題關鍵的石雕板究竟是不是出自由馬里桑遷到萬山舊部落的Lavinarae（藍家）祖先之手，筆者抱持強烈質疑的態度。另外，我們認為藍健安自始就否認他的家族和萬山岩雕有任何關係，乃是他真正家族史的陳述；絕非如楊宜靜所認為的是「選擇性記憶」(selective memory)或被選擇遺忘(楊宜靜，2007：221-3)所致。學術性論文本該自行把關，如今這篇缺乏反復考辨的文章已經被用於相關的網頁中，我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

三、岩雕拓本背後的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既然天理參考館說明了石雕板的入藏經過，就讓我們看看石雕板產生的可能背景。因為1968年筆者投身原住民藝術研究，和屏東潮州許多專售原住民文物的骨董商有過接觸，時間長達20多年，故對骨董商生態和文化有所了解。

骨董界和學術研究所不同的是，只要是罕見具有歷史性的原住民文物都在購藏之例。文物以商品定位後重點首在利潤，至於文物的背景資料就還在其次。可是珍貴文物畢竟有限，為滿足市場需要，骨董商便著手“新董”（仿製品）的製造，當時有位名叫“阿輝”的便是個中翹楚。骨董商和骨董商之間為了生意，他們之間的處事原則是既聯合又競爭；凡自己知道的珍貴文物絕不透露給其他同業，以免引起他人的競爭。至於收藏家和古董商間的交易，那就全憑各人的鑑別力了。

當時在潮州附近有位骨董商“柯桑”的，因他的祖先長期跟原住民做中藥材生意，所以對原住民社會和習俗非常了解，生意也不錯。有



回筆者到他家作客，赫然發現他有許多拓本和石雕板，追問之下，他說是萬山舊社一個吃蛇女人的傑作。因為早在1971年(民60年)，筆者已從萬山青年呂一平處獲得萬山岩雕的訊息，所以甚感好奇，便跟他商量借出拓本到萬山村問個明白，言明如果石雕板是真品便悉數購買，否則所付定金便作罷論。後來經過萬山呂玉枝、老村長王卻來（Seho-Laudava）挨戶詢問，大家都不認識那些拓本，但有一事卻是肯定的，萬山岩雕還在深山原處。

迨至1978年(民67年)、也就是筆者第一次造訪萬山岩雕前後，就陸續傳出曾有商人糾集萬山村民賴三郎（Ase-Ladelue）、羅賴桂花（Leve-Ladelue, 1943—1977）計畫將岩雕解體出售的消息，他們還拿著拓本到台北兜售，卻因賴桂花病發死亡而中輟，此事曾引起萬山村舉社譁然。但事情並未就此結束，骨董商仍然進行他掠奪稀有文物的目的。

為阻止這事情的發生，筆者當時透過高雄政府教育局發佈萬山岩雕面臨解體的消息（見1982年〈民71年〉2月1日中國時報和民生報。）希望發動輿論讓骨董界有所節制。後來筆者也以〈邁向原始之路〉為題，在藝術家雜誌揭示萬山岩雕的發現經過與意義，文章最後有：「希望它不要像墾丁公園的鐘乳石那麼悲慘——被支解得體無完膚」等語，實為當時內心煎熬的寫照。老實說，為免有心人的窺伺，本應秘而不宣的文物不意已經面臨了危機；所以說這篇文章的發表，是被逼出來的。

據柯桑形容，台中“耀焜仙”是明治大學高材生，見多識廣，在原住民藝術領域中的輩份很高，對原住民文物情有獨鍾，在他的倡導下曾掀起過原住民文物收藏的熱潮。試想在那個經濟尚未起飛、第一次石油危機還未到來、文物大量流失又不受重視之際，證明他的遠見也確有他的貢獻。有一天適逢“耀焜仙”來訪，柯桑就拿著萬山岩雕拓本向他請教，“耀焜仙”在聽完吃蛇女人的故事後，便說：「這才是台灣的文化。」“耀焜仙”希望柯桑能將拓本“割愛”，這拓本的價格據柯桑說賣得很貴——難以想像。筆者問：「當年你不是也做了好幾塊新董



嗎？」他沈默一下說：「後來也都賣掉啦！」

為了追尋天理參考館石雕板的真相，今年初筆者拿著石雕板人像影印本去訪問當年的柯桑，他雖年事已高，但對陳年往事仍然記憶猶新，他一眼就認出那是萬山舊社附近的文物。然後說他在民國五十六年左右就曾到過岩雕現場，前後就拓印了好幾次。因此，在筆者初次造訪萬山岩雕時，適逢賴桂花過世不久，岩雕的故事在部落中早已喧騰多時，岩雕也早被骨董界視為珍寶了。至今既然萬山岩雕還健在，那兩件石雕板大概就是從台中流出去的，不然就是在潮州複製流向台中、再去了海外。

行筆至此，天理參考館石雕板究係出於何人之手？我們大可不必理會，但若想援用石雕板從事學術研究，就應該徹底將它的真偽弄個明白，考辨清楚才是。

四、結語

研究岩雕在台灣尚稱首例，在基本資料不足情況下，一時的錯失難免，但如何建立正確的研究方向才是重點。有關岩雕的趣聞、年代，一般人在茶餘飯後談談可以，但如果是學術研究，就必須嚴肅以對。

我們服膺於正確的研究方法，只要方法正確，所得的結果即使不喜歡也得接受；反之，有瑕疵的研究結果縱使和正確研究方法結果一樣，亦應在摒棄之例。或許有人認為筆者籠統的年代推測很笨，很遜；但我們知識有限也力有未逮，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否則如立論基礎不穩就妄加推斷，不僅會造成學界困擾，到頭來一切也都是枉然。

本文撰寫期間曾數度易稿，一直徘徊在要做一個悶不吭聲的鄉愿？還是要做一個忠實呈現事實的研究者角色呢？為此不時陷入天人交戰中，就怕 ” 顧人怨 ” 。然而學術研究是何等神聖、真相那能永遠掩得



住？希望本文能提醒日後的研究者，凡走過的，真的會留下痕跡， ”
一步一腳印” 也不是老生常談。

時下很流行田野調查、深度訪談這種事，但方法縱可仿倣，田野份
際和經驗卻不能驟得。面對社會環境特殊的原住民，研究者最重要的便
是要心存高度的人性自覺，切不可用有色的”眼鏡”看待跟我們價值觀
迥異的原住民，須知他們也有他們的歷史、神話和傳統，應予尊重；否
則我們率意的結論就替他們製造了歷史，不僅穢瀆了學術殿堂，也委屈
了憨直無辜的原住民。

（本文所列圖像拓本，是採自2005年高雄縣文化局委託考查團隊共
同的成果，謹此致謝。）

臺灣文獻

第五十八卷第二期



參考文獻

1. 移川子之藏等 黃文新譯本
1935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未出版）
2. 鹿野忠雄 宋文薰譯本
1953 台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3. 陳奇祿
1966 台灣排灣群的古琉璃珠及其傳入年代的推測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第28期 台北市
4. 高業榮
1984.5 邁向原始之路－記萬山岩雕群的發現與意義 藝術家雜誌第108期
5. 洪國勝
1984.12；1996.5 孤巴察峨：岩石雕刻勘察記 今日經濟和山海文化雙月刊 第14期
6. 朱正宜
1990 台灣地區碳十四年代數據輯 田野考古第一卷第一期
7. 高業榮
1991 萬山岩雕－台灣首次發現摩崖藝術之研究 屏東 東益出版社
8. 高業榮
1996 舊萬山岩雕之藝術研究 山海文化雙月刊 第14期
9. 洪田浚
1996 是兩千年還是兩百年－孤巴察峨岩雕剖析 山海文化雙月刊 第14期
10. 徐明福等
2005 萬山岩雕94年探勘調查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高雄縣文化局
11. 高業榮
2005 略論台灣萬山岩雕大軋拉烏(TKM4)的題材、技法與風格 載於高雄縣文化局「高雄縣第三級古蹟萬山岩雕探勘調查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高雄縣文化局



- 12.王守誠、楊懷仁
2005 萬山岩雕區域地質與岩雕岩性調查 載於高雄縣文化局「94年萬山岩雕探勘成果發表會」
- 13.伍麗華
2005 從部落神話看孤巴察峨 載於高雄縣文化局「94年萬山岩雕探勘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 14.邵慶旺
2005 萬山岩雕TKM4群保存方法與保存科學初探 載於高雄縣文化局「94年萬山岩雕探勘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 15.許勝發
2005 萬山岩雕周邊部落與環境生態 載於高雄縣文化局「94年萬山岩雕探勘成果發表會論文集」
- 16.張素玢
2005 魯凱族萬山岩雕與舊社之調查研究 兩岸史學：海峽兩岸關係史與台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 17.曾逸仁
2006 台灣史前藝術的瑰寶大軋拉烏岩雕群 藝術家雜誌379號
- 18.楊宜靜
2006 魯凱族萬山部落靈石傳說之研究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龔詩文
2006 試論萬山岩雕的類型與風格：從新發現的四號岩雕談起 南華大學師資群論文文章發表會
- 日文：- 20.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
1986 台灣南部土著パイワン、ルカイ族の傳統文物 東京天理教館
- 21.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社編
1993 台灣原住民の生活用具 奈良：天理教道友社



隱遁東瀛的台灣原住民石雕板考據